

# 中美合作抗日秘錄 (六)

費雲文

## 力着先鞭安定東南

### 策動謀劃棋高一着

日本自卯翼汪精衛成立偽政權後，原欲賴以遂其「以華制華」的策略，所以准汪偽政權招編偽軍，戴笠先生為擊破日本此一陰謀策略，自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即命令軍統局根據軍委會所訂頒的各項策偽法令，分在各地敵後組織內專設策反機構，配合戰略需要，安密進行。自準備配合美軍登陸後，更加速策進，迄民國卅三（一九四四）年底，經策動反正，待機起義來歸的，已達七十三起，官兵五十六萬一千卅人，槍四十一萬九千二百四十六枝。汪精衛偽政權的要員周佛海，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即已由軍統局敵後組織策動其反正自効，仍以偽職掩護敵後工作的進行。軍統局的地下電臺曾架設在周本人和其妻弟楊樞華的私宅，照常工作，周並曾提供有關日偽的軍事、經濟，以及日本與東北的政治情報。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軍統局特派熟習軍事參謀業務的人員，經周薦充偽政權的軍委會作戰科

長，藉此與各偽軍聯絡，根據我中央的反攻要求，調整各偽軍的駐地。於是周在偽府的財經的勢力和政治權位（當時周為偽軍委會副委員長，其本人也掌握稅警部隊、保安部隊，和偽軍第十二軍），聯絡控制已接受策反的各偽軍部隊。以上各情，自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勝利已成定局之時，進行更為順利，掌握運用也更確實；而偽軍繼續接受策動的愈益增多。因此，共黨雖然對周佛海和偽軍施以危言聳聽和甘言利誘的慣伎，慫恿他們與其結成「聯合陣線」共同反對中央；但因戴笠先生已着先鞭而枉費心機！

上海方面，因為日軍的激烈份子有毀滅上海的計劃；而共黨份子因為「策動」偽軍不得要領，也有勾結比較衝動的勞工份子和地痞流氓破壞上海電力和其他公用設施，使上海成爲一個死的城市陰謀。因此，「中美所」特別擬訂了保衛上海、南京和杭州的計劃，除了責成周佛海和駐南京偽軍任援道負責保護地方外；並動用了「忠救軍」和其海上游擊部隊，聯合杜月笙所控制的地方勢力，共同爲保衛京、滬、杭而努力。

由於美軍海空威力的充份發揮，時局的急轉

直下；原計劃調集上海的忠貞工人赴「中美第一班」接受訓練裝備，尚未及全部實施，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剛宣佈投降，共黨即公開暴露其劫奪竊據的真面目，到處阻撓國軍的順利接收；指使共軍儘量佔據城市，破壞交通，襲併國軍武力；各地偽軍更成爲他所誘致兼併的對象。因此，當時東南和華中一帶數十萬偽軍，關係整個大局極巨。戴笠先生在淳安，即急電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迅即就已策動的偽軍一百廿七部中實力較大的九十七部，七十四萬人，呈奉軍委會核准，先給予先遣軍或支隊的番號名義，賦予維持當地地方秩序和阻止共軍滋擾的任務。

上海方面，派周佛海爲上海行動總指揮，負責維持地方治安、防制奸偽、穩定金融的責任；杜月笙和上海地方的士紳，以及軍統局的地下工作人員，也爲保護上海不被破壞毀滅而盡心盡力，曾經防止了多次企圖炸毀上海發電廠和其他公共設施的事件。

### 嚴密部署挺進滬杭

當時，京、滬、杭各大城市雖已責成偽軍維

持治安；但共軍在吳興和餘杭一帶尚有約二萬人的實力，其中一部且已由海道開往崇明和川沙，蘇北的共軍也有渡江南下的企圖。而中央接收的大軍遠在西南，由於集中和運輸需要相當時日，暫難東來。爲免此一全國首善之區形成真空，而被共軍乘機竊據；戴先生繼呈請發表反正的偽軍番號後的第二個步驟，即爲運用「中美所」所指揮的各游擊部隊和各訓練班編訓的教導營，挺進京、滬、杭郊區，控制局勢，防堵共軍的軌外行動，並相機進入城市，維持治安秩序。

因此，戴先生急電中美所參謀長李崇詩漏夜自建陽赴淳安，與梅樂斯副主任共商挺進計劃，決定以下辦法：

1. 「中美所」前進指揮所即由建陽向杭州、上海轉移，並以「中美班」在東南地區的第一、六、七、八班組成「平定部隊」，下分四個直屬支隊，以中美聯軍性質挺進東南各大城市，均受參謀長李崇詩就近指揮節制。

(1) 「中美所」直屬第一支隊：以第一班的教導營編成，婁劍如爲指揮官，帶往淳安；再由李參謀長親自率領，挺進富陽與杭州之間的郊區。

(2) 「中美所」直屬第二支隊：以第七班的教導營編成，任林超爲指揮官，由福州地區撤回，連同原在建甌部份班隊，向淳安集中，繼續挺進杭州，轉往上海。

(3) 「中美所」直屬第三支隊：以第八班的教導營和游擊部隊編成（即忠救軍溫台指揮部所轄部隊），任郭履洲爲指揮官，集中浙江

的海門，從海道北進浦東，與張爲邦部游擊隊會合，進駐崇明，防堵蘇北渡江南下的共軍，一面警戒上海。

(4) 「中美所」直屬第四支隊：以第六班的教導營編成，任陳達元和雷鎮鐘爲正副指揮官，負責監視潭廈地區，保衛廈門不被破壞。

2. 「忠救軍」各縱隊和行動破壞隊的新任務如下：

(1) 淞滬指揮部的部隊（再配屬第一縱隊第一團）警戒上海近郊和浦東，防堵共軍向上海郊區滲入。

(2) 第一縱隊（欠第一團）和第二縱隊，仍遵照第三戰區長官部的命令，防守天目山區，並監視浙西殘留共軍的活動。

(3) 第三縱隊向富陽和杭州推進，以爲「中美所」直屬第一支隊の後繼兵力。

(4) 京滬行動總隊，負責維護京滬鐵路線的交通，防止共軍破壞。

(5) 滬杭行動總隊，負責維護滬杭鐵路線的交通，防止共軍破壞。

部署既定，戴先生即將此挺進計劃呈報軍委會，並知會第三戰區，梅樂斯副主任也在駐華美軍總部的支持下，對全體「中美所」的人員下達命令說：

「戴將軍已命令突擊軍、忠救軍和在他指揮下的各部隊，向淪陷區各大城市集中，以便爲中央政府重建秩序。中美所的美方人員，應遵守中國單位指揮官的命令行事，攜帶全部電訊器材和全部武裝；當日軍仍在作戰時，游擊戰鬥仍將持

續；我方應儘速將所有武器和彈藥運交忠救軍，繼續予以後勤支援！」

八月十八日，軍委會以未巧、侍奏兩電核准戴先生的挺進計劃。戴先生除電令各部隊加強執行任務外；爲免被共黨乘機造謠中傷，啓人誤會，一再通電誠諭部屬謹慎言行：

1. 八月十九日電杭州同志：「在今日情況下，吾人工作，應以安定日本軍心與當地民心，協同各方維持社會秩序，以嚴防奸匪之活動。至其他一切，應聽命領袖，吾人不得擅作主張，擅自行動；致引起各方之不安，而爲奸匪所乘，且爲社會所詬病。凡吾工作同志，在此局勢之下，必須檢點生活，謹慎言行，並需密切注意各方之動態，隨時具報。凡願効忠黨國與領袖之各方人士，吾人均應與之密切聯繫，通力合作，絕不可各立門戶，分散力量也。」

2. 八月廿日電上海同志：「凡本局工作同志，應格外明大義、識大體，不可與人爭功奪權，不與各方形成對立；應先求局面之安定與治安之維持，一切聽命中央。萬不可於此時逼人太甚，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誤國家大計也。」

3. 八月廿三日電「忠救軍」全體將士：「諸同志應各就工作崗位，協應友軍，愛護民衆，共維地方之治安，嚴防奸匪之進襲。凡偽軍部隊，能服從中央命令，堅決抗拒奸匪者，本局均可查明其實力，呈准中央，給予相當名義，聯絡一氣，團結一致；監視敵軍行動，制止奸匪之活動，絕不可弱肉強食，循環報應，形成對立，自亂步驟也。萬一因給養不繼，必須向地方暫行籌備者，亦

必商同地方士紳，按實際最低限度之需要，暫行借貸，絕不准脅迫勒索；如有故違，一經查明或有民衆告發，定必嚴懲不貸。」

### 防共破壞分路進軍

華中一帶，主要的偽軍如葉蓬、鄒平凡、陳中全、黃洵等，雖然均經策動，頒發名義，責以維持治安，防範共軍；但共黨的「華中局」，却以「大武漢解放委員會」名義，由重要共幹蘇山負責，大肆活動。一面以「蔣家不要我毛家要，十萬塊錢報個到。」等欺騙調言，利誘偽軍反戈投効；一面以「與其繳械回日挨餓，不如在中國打游擊，還有出頭之望；服從共黨吃得飽，投靠中央先斷糧。」等詐術危言，威脅日軍，情勢相當嚴重。

另一方面，山東省自共軍侵犯我山東省政府，偷襲受軍統局指揮運用的游擊部隊秦啓榮，均獲成功後，使該地區大部爲共軍所竊據。勝利伊始，如何恢復津浦、膠濟、隴海幹線的暢通，維持南北陸路交通，也爲迫不及待的重要課題。

於是戴先生在部署挺進滬杭的同時，也運用「中美所」和軍統局的力量，向此兩地進軍。

武漢方面，下令「湘鄂贛邊區」唐新以軍事委員會特派員名義率部迅速進軍武漢，與偽軍聯繫，維持治安，安撫俘虜，嚴防共軍乘機破壞，擾亂竊據，等候第六戰區國軍進駐接收。

山東方面，下令「中美所第三班」副主任楊蔚爲華中先遣隊司令，率所部教導營（美員不參加），即先馳赴徐州，與軍統局已策動而頒發名義的偽軍，取得聯絡，共同維持當地治安秩序，

防禦共軍，相機策進。

### 中美部隊活動經過

#### 搜捕奸宄，維護杭州

「中美所」前進指揮所和直屬第一支隊，在參謀長李崇詩和第一班副主任婁劍如率領下，由淳安循富春江前進到與浦陽江會合處北方的開口駐留，「忠救軍」第三縱隊也由桐廬向富陽前進，對杭州郊區加以警戒，準備俟日軍正式投降後，再進入杭州。當時，共黨份子勾結地方流氓陰謀破壞滬杭交通，被負責該路交通安全的「忠救軍」滬杭行動隊發覺，加以取締，匪共頑抗逃入杭州；行動隊惟恐他們再在市內肇事生非，遂尾追進入。匪共乘機冒充「忠救軍」行動隊名義，騷擾市面；外人不明真相，而且也真偽莫辨，於是謠言紛起。戴先生聞報，急令李崇詩就近轉飭軍統局在杭州的負責同志，迅即責成已秘密投効的偽浙江省府主席丁默村，以「軍事專員」名義，切實掌握其所指揮的三個保安團和省會警察大隊，與軍統局的地下組織密取聯繫，負責維持杭城治安。於是嚴加戒備，搜捕奸宄；將造謠生事的匪共和流氓逮捕十餘人，才恢復正常秩序。

另一方面，無錫和鎮江自日軍撤往上海後，共軍到處活動，並將鎮江與高資之間的鐵道破壞；「忠救軍」京滬行動隊爲執行確保交通安全任務，鎮定人心，乃於八月廿一日進駐鎮江與無錫。

九月二日，日軍政府的代表重光葵和梅津，在停泊在東京灣上的美艦米蘇里號上，向盟國簽署降書，正式投降；中美所參謀長李崇詩乃率前

進指揮所進入杭州，隨即轉赴上海；直屬第一支隊也於九月五日進入杭市，十日進入上海。

#### 海上驅敵，崇明剿匪

「中美所」直屬第三支隊奉命後，指揮官郭履洲當即集合其所指揮的三個教導營，一個特務營和獨立支隊崔傑部與水上大隊陳榮博部以及八班在訓部隊（由教育長汪浩然率領）於浙江的海門，由海上運輸隊長鄧德時的調度下，分乘大小機帆船卅餘艘，向浦東進發。八月十七日，先頭部隊特務營所屬張林根連三艘，在臺州洋面，遭週日軍帆船一艘，約一連兵力，裝有七五米糧機關砲二門。我船上的美國海軍上尉史溫澤爾（Suede Swartzfeld）爲了避免誤會，命令美方士兵掛起美國國旗；不料日船竟罔顧其國家已宣佈投降的事實，突然先開砲攻擊，擊中船舵，第二發又擊中另一艘船；我軍猝不及防，傷亡落水達十餘人之多，美方的柯克斯上尉（Austin B. Cox）也被彈片擊傷。當時，我船失去方向控制，漂流海上，所有輕武器雖然新穎，但限於射程，無法還擊，相當危急。「中美所」的戰士們，機敏的將機槍裝在土製的旋轉座上，史溫澤爾上尉利用掃海索代替毀壞的船舵，親自操舟；另一船的美員畢德曼，也拆下一條受傷的桅桿，兩船協同努力，再度開動，張起風帆，穿越日船，以機槍和火箭筒向其艦尾掃射，將其索具打斷，副砲手羅斯（E. J. Rose）和摩托機械士貝克（D. A. Baker）也以點五〇口徑機槍和火箭筒攻擊敵砲位，使其失去活動力量。日軍因死傷甚多，無力再戰，遂舉起汗衫代替白旗投降。共擊斃

卅九人，俘獲六十四人；鹵獲機關砲二門、重機槍兩挺、三八步槍八十餘件。當即折回海門，將日俘解送三戰區長官部處理，並修理船隻。

次日（八月十八日），全軍出發，行經舟山海面時，又與日軍兩艘登陸艇遭遇，當以中美兩國國旗平鋪船上，互不相犯，廿四日抵達浦東，受到當地羣衆熱烈的歡迎；並與張爲邦部的游擊隊會合，所有美員全部由張爲邦先行護送上海休息。是時，崇明島已被共軍粟裕部滲入，正圖立足後滲入上海，郭指揮官即派特務營孫新民部先行登陸崇明，共軍聞我軍登陸，遂來攻擊，發生激戰，一連三晝夜，孫部奮勇作戰，始得進駐崇明縣城，一面派隊巡弋長江口岸，嚴密監視。

九月初，粟裕增兵四個團由江北渡江登陸崇明，從東北兩面圍攻崇明縣城；縣長沈雲達和營長孫新民急電郭指揮官告急，乃派張副指揮官率隊往援，孫營士氣旺盛，內外夾擊，復因武器精良，人人奮勇，力戰兩晝夜，兩度殲滅共軍攻城的敢死隊；擊斃共軍團長以下四百餘人，生俘廿名，鹵獲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四挺，步槍五十餘枝，手榴彈數百顆。我軍死十七人，傷卅人。殘餘共軍渡江北遁。後來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進駐上海開始接收之時，我京滬鐵路鎮江附近，常遭共軍破壞，郭履洲所部乃奉命成立京滬區鐵路護路司令部，擔任京滬、滬杭兩路護路任務。

### 快速收復閩海島嶼

「中美所」直屬第二支隊林超部，在日本宣佈投降後的第二天（十一日）和第四日（十三日）曾先後快速收復閩江口外的壺口島、蓬樺島和

石川島。因爲是年五月日軍自福州撤退時，係從陸上撤走，閩江口外尚保有若干島嶼，爲其蒐集情報，控制閩江進出水道。「中美所」爲了使美艦和運輸船能順利進出閩江，自菲島運輸補給品來華，曾計劃收復各該島，曾將計劃商請三戰區長官同意，並應允屆時派隊協助；該計劃準備就緒，正擬實施，而日本廣播投降，於是林指揮官派周堅、張疆兩大隊對各該島加以警戒前進，於九月八日乘勢先予收復。

指揮官林超，自奉令向淳安集中後，乃即將留駐各島和福州一帶的部隊撤赴建甌，防地移交國軍接收。然後會合「第七班」的中美人員趕往淳安，於九月下旬轉赴杭州、上海。

### 收復廈門鞏固武漢

「中美所」直屬第四支隊，第六班的四個教導營，在日軍未投降前，即會奉三戰區顧長官令接替國軍七十五師在閩南的防務，並準備接受廈門日軍的投降。因此，日本投降後，即遵照顧長官和戴先生的命令，收復廈門島，升起中美國旗，維持治安秩序。

「湘鄂贛邊區」唐新部奉令挺進武漢後，唐即率所部由修水向武昌出發，行軍九日，抵達距武昌卅里的石咀駐紮，自帶翻譯官李經邦一人，先入城與日僞接洽，以防共軍乘機先入。

當時，日軍中好戰激烈份子，有竊運重砲一千二百門、機槍四千挺往大別山，與共軍合作反對中央的計劃。唐區長據報後，即深夜邀約日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長阿部、武漢日軍參謀長、憲兵

司令等，加以開導；阿部坦承確有此計劃，因一方面受共軍斷絕糧食供應的威脅，一方面官兵接奉天皇投降詔令後，情緒惡劣，酗酒自殺日多，上級軍官難以約束，不得不有此鉅而走險的想法。唐區長當曉以利害，保證可由金水流域源源運糧接濟軍食；阿部等感悟，表示一切聽命，約束部屬，封鎖倉庫，杜絕共軍，專候第六戰區派員接收，並派其部屬吉岡正秀協助唐部，將共魯蘇山捕獲，移送六戰區法辦，一切禍亂無形消滅，國軍始得安然順利接收武漢和長江兩岸。

「中美第三班」楊蔚副主任奉令挺進徐州後，即率領該班員生八百人挺進徐州。其後編入交通警察第一總隊，空運山東，擔任維護交通任務。

### 中美聯軍光復上海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初，當戴先生從各方面加緊部署，積極策進後，東南的局勢已經穩定；當時國軍到達上海的祇有憲兵一連；長江內外因爲戰事的關係，中日雙方沉沒的船隻和佈放的水雷，尚未清除；美軍急需使用上海港口，以便接轉物資，和裝運國軍北上接收各大城市。無論美軍和我軍都急需一個高級軍官蒞臨此第一大城，處理緊急事務，因此戴先生商請梅樂斯副主任先行進入上海。

梅樂斯當時已晉升海軍少將，因於九月四日在劉鎮芳等人的陪同下乘飛機飛抵上海，事先在四郊警戒的「中美所」直屬支隊和「忠救軍」也在當日進入市區。

由於梅樂斯將軍和「中美所」的部隊的正式

進入上海，代表了中美聯軍的首先勝利凱旋。梅樂斯將軍不但以美國海軍最高軍官的身份，自然成爲當時在上海的美軍統帥；而且也以「中美所」副主任的身份被擁戴爲「中美所」各直屬支隊和「忠救軍」的最高指揮官。在「中美所」參謀長李崇詩和貝樂利的協助下，積極开展工作。

### 協力清除長江水雷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清除長江水道的問題，梅樂斯將軍和貝樂利上校親自去會晤日本海軍司令部的海軍大將，向他提出事先經過調查準備解決的廿三個河道中的水雷問題，希望取得日軍的合作。日本的海軍大將呈出一張河道要圖，並說明吳淞口外有卅條被美軍擊沉的軍艦；他們曾經用磁性掃雷器掃去四十三枚水雷。可是另外日本陸軍也丟棄很多水雷和詭雷在圖上標明「安全」的水道中，當即由中美所的工作人員根據日海軍的河道要圖，清掃去七十三枚水雷和廿三枚詭雷，並爲了確保航行的安全，梅樂斯將軍又責成日海軍重新再徹底清掃一次。

長江方面，過去爲了阻滯日軍的運輸，「中美所」和軍統局的行動單位，曾經在水道中佈雷，於是，再下令以修水爲中心的行動單位，開始清掃從鄂西的宜昌到上海全長八百哩的水道。

爲了美艦和運輸船能順利進出山東半島的青島港灣，派遣西安牛東的「中美第三班」的克萊默少校，趕赴青島，當他與日軍洽妥安全任務後，即由日軍派飛機一架護送他到上海向梅樂斯將軍報告經過，並與上海方面密取聯繫。

另外，爲了美艦和運輸船能順利進入大沽口和天津，需要尋找熟悉該水道情形的英國領港員；但他們被日軍囚禁在距青島不遠的濰縣。於是梅樂斯將軍再派克萊默少校乘原日機回去設法交涉接送出來，克萊默也順利的完成任務，回到青島。等到後來賽德爾上將 (Admiral Thomas G. Settle) 到青島時，一切已準備妥善。

### 整理水電公共設施

上海的公共設施，雖然由於戴先生事先安密的安排，以及杜月笙等地方人士的共同維護，未被日軍激烈份子和共黨潛伏份子所破壞；但最重要的上海發電廠的發電能力，却一直没有恢復到戰前的十七萬五千瓩（每日僅三萬三千瓩），嚴重的影響到上海的生產復員和其他工作。於是，梅樂斯將軍派錢普負責聯絡各方，解決此一問題。錢普結合了很多美國海軍志願人員和中國海軍，首先，將日人佔用的房舍清理出來，安頓曾經被日軍當政治犯監禁的電力廠前英商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讓他們能順利的恢復工作。此一措施，收到很大效果；那些公用設施人員，經過多年牢獄之災，雖然因爲長期營養不良而病體未復，但均能毅然爲恢復正常的水電供應和下水道暢通而加緊趕工，困難也就因此解決。

### 防共陰謀追捕日船

當日本失敗已成定局之時，日本海軍的部份激烈份子，受到共黨潛伏人員的慫恿和勾結，組

織了一個特種團體，繼續其反抗盟國的陰謀活動；「中美所」和軍統局早已獲得此項情報，而在上海嚴加防範。此一陰謀組織，既無法在上海有所活動，於是企圖逃往臺灣。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下旬，美海軍卓伊上將和七十二特種部隊到達上海的長江口外，捕獲了一條正擬開往臺灣的日本破艇「安宅」號，送往上海交梅樂斯將軍負責解除破艇的武裝，審問船上人員。梅樂斯將軍派艾德·馬丁少校 (Ed Martin) 處理，並親加審問；發現艇上人員比原來應有的編組人員多出一倍，但尚未進一步發現他們就是上述特種組織的人員，當即沒收船隻，人員送往海軍站的俘虜營安頓。因爲有此事件的發生，「中美所」的人員特別對船隻的擅自駛離上海加以注意。

九月卅日，上述特種組織的幾位高級日本軍官，強奪了一艘帆船，偷駛出海，準備逃往臺灣，被「中美所」人員發覺。艾德·馬丁會同九個「中美所」工作人員，乘一艘四百噸的拖船，出海追趕。但當追及帆船之時，却發現另外尚有五艘帆船化整爲零的自其他地區在海上集中；六艘帆船滿載日人，有七五糧野戰砲一尊，由一少佐指揮。當時衆寡懸殊，日本少佐威脅艾德等於十五秒鐘內離去，否則開砲擊沉拖船。艾德毫不畏懼的仍令拖船駛近帆船，然後上船將少佐制服，救出中國船員，俘獲了六艘帆船和人員武器，駛回上海。戰後，艾德因此榮獲美海軍銀星獎章。

### 上海成立東南總部

戴笠先生安定了東南，同時又奉令統一辦理

全國肅清漢奸工作，明是非，論功罪，別邪正，樹綱紀，責任極爲艱巨。因此，除派得力高級幹部王新衡先赴上海擔任上海市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並兼任上海市政府調查處處長和軍統局的上海區長，加以部署外；戴先生本人則於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專機飛赴上海。戴先生到達上海以後，以中央還都尙需時日，卽下令成立東南辦事處於杜美路，全權處理軍統局和「中美所」各項業務；由「中美所」的參謀長李崇詩，軍統局的高級幹部王新衡、龔仙舫、尙望、何龍慶和陳祖康等負責。

雙十國慶日，戴先生在杜美路辦事處舉行盛大的酒會，招待「中美所」雙方人士慶祝四年來並肩奮戰的最後勝利；同時也爲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的國運昌隆互申祝頌之忱。

### 血戰包頭痛擊共軍

西北方面，外蒙的蘇俄軍和延安的共產軍暗中勾結，企圖在傅作義赴張家口受降之前，佔領該地；於是蘇俄軍對日軍不斷施壓力，不因日軍已宣佈投降而稍休止。九月卅日，俄軍才承認日軍的停戰交涉，要求當日下午五時前，張家口的日軍一律解除武裝；日軍被迫撤離張家口，在俄軍的通知和安排之下，共軍賀龍部乘虛加以竊佔。共軍並不因竊據張家口而滿足，仍想乘勢襲佔歸綏和包頭。控制整個平綏鐵路；一面從北方打開直通東北的道路，便利山西一帶的共軍向東北滲透，一面可以威脅北平。當時十二戰區的傅作義的部隊，在抗戰的最後幾年未曾作戰，士氣

較弱，傅本人已逃歸綏。共軍集中其在晉冀察邊區的十餘萬軍隊，由賀龍率領，發動對綏遠大規模的襲擊，聲勢浩大；我六十七軍的何文輝部，首當其衝，在平綏路的西段各據點慘遭敗績，損失頗重。傅作義爲了確保歸綏，不被各個擊破，將部隊集中歸化城附近，準備作一次大規模的保衛戰；而將防守包頭的責任，交付何文輝。

何文輝撤往包頭的軍隊，祇有五六百人；原來防守包頭的爲李守信的蒙古軍一千多人和正在訓練的二千多人（李部原爲偽蒙古軍，經軍統局策動反正，勝利後賦予歸綏先遣軍的番號）；還有由薩拉齊趕到擔任防守包頭機場的別働軍綏遠獨立支隊五百人（由中美第四班訓練裝備）。力量單薄而責任重大，於是又將綏遠省主席董其武請來坐鎮指揮。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十一月下旬，平綏路完全被共軍切斷，賀龍以十萬人包圍歸化，兩萬人圍攻包頭，情形險惡，董其武已計劃突圍撤往後套，被當時因張家口被共軍竊佔而無法到任的察哈爾省主席馮欽哉勸阻。馮以爲出城卽無死所，守城雖然力量單薄，但有中美班的新銳之師；如能善於運用，可以轉危爲安，却敵保土。董其武接受了他的建議，將別働軍綏遠獨立支隊調進城內，分爲兩部份；一大隊守城，另一大隊控制爲總預備隊，撥予十幾部大卡車，作爲運輸工具。部署既定，共軍攻城，以人海戰術，分波猛攻；別働軍士氣旺盛，經過嚴格訓練，敵人不推進到兩百公尺有效射程之內，絕不濫射，因之彈無虛發，發揮了以一當十的功效。共軍傷亡衆

多，乃移主力猛攻城北角的蒙古軍，衝破缺口，突入城內約一千三百人。擔任總預備隊的別働軍的景震泰大隊長，卽率部隊趕往堵截，身先士卒，在卡賓槍和榴彈猛擊之下，共軍死傷枕藉；但因後路被我守城部隊隔斷，進退兩難，遂益冒死衝突。當時別働軍雖然精銳英勇，但祇有三百人；而共軍有一千三百人，寡衆懸殊，因此抵制其奔突狂竄，非常艱苦，激戰一晝夜，共軍已竊佔了城區的三分之一，如欲有效的予以消滅，必須付出重大代價，摧毀其機槍掩蔽處所。一位年方十九歲的青年隊員，眼見兩位隊員因爭奪共軍的機槍慷慨捐軀，不覺熱血沸騰，一面高呼「不能再忍了」，一面躍步猛衝；當其被敵人擊傷之時，尚忍痛跳盪投擲手榴彈。我大隊長景震泰，指導員王軼凡，和中隊長王德章等莫不奮不顧身，指揮隊員專以摧毀敵人機槍陣地爲急務。終於共軍被我旺盛的火力和大無畏的戰鬥精神所懾服，失去鬥志，向我投降；共計被我擊斃三百餘人，傷二百餘人，其餘七百人均就俘，別働軍也傷亡六十餘人。突進城內的敵人既然全被解決，城外的攻擊也因爲無大礮等重武器助陣，仰攻困難；於是賀龍知難而退，解圍遁去。共軍退去，並不甘心，仍企圖乘我懈怠再以奇襲戰法一舉奪城。但我軍並未疏忽，而且情報靈通；所以當十二月三日賀龍再來圍城之時，仍然毫無寸進，反而被寧夏省府主席馬鴻逵所派到達扒子補隆的援軍一個騎兵師從側背加以痛擊，損失慘重，狼狽逃走。另圍攻歸化城的共軍也無功撤去，平綏路的西段恢復了常態。（下期續完）